



五鬼

陳醉雲著

瓦三九，二，購於此序文不喜左 蔚

玫  
瑰  
(新詩集)

陳醉雲著

版出局書潮春海上

---

## 寫在玫瑰前面

在一九二三年左右，我也曾寫過一些詩。不過並不  
多作，祇在生活發生變化，情感上失了平衡時，就寫幾  
句解解悶。中間曾經有一個時期，全副精神被革命的高  
潮所吸引，憧憬於將來的理想事業與理想社會，還簡直  
把詩及其他文藝看作「閒情逸致」的東西了。後來，種  
種事實擺在我的眼前，知道人還是這樣一種人，社會還  
是這樣一種社會，要他們完全離開舊道路，舊軀殼，去

---

突飛猛進，簡直是不可能的，再花上「十年教訓」，來作心理上的建設，恐怕還不見得够，或者連心理建設也會受種種阻礙。并且，經驗與事實告訴我，知道文藝與美術，實在是人類生活上最重要的東西，而且也是達到精神的醇化美化及心理建設的養料。於是，我纔又同文藝親近起來了。

今年春間，在杭州的旅舍中生着小病，可是因為身體不適的反應，反使精神覺得興奮，不知怎的忽然想起多久不彈的老調子來了，就寫了一篇詩——玫瑰。過了幾個月，又寫了一篇月光，一篇秋。最近，承康農與友

---

松兩兄的敦促，又在六天之內一連寫了三篇——落葉的晚詞，海的舞曲，眠歌。從前的舊稿，本來也有好幾首，可是我不打算去蒐輯它們了，現在祇收了解脫忘了我罷兩篇，聊作過去的生活的紀念。於是，我的這本集子，就以此因緣而出版了。

在我的意思，做詩最好不必拘泥於規律，甚麼方式適合於表現自己，適合於表現自己的思想，情感，想像，作風，就用甚麼方式好了。所以我們不一定要去模倣從前的五絕，七律，以及模倣西洋的八行詩，十四行詩等等。在這本集子裏面，我自己認為比較滿意的，

---

是玫瑰月光兩篇，也許就是因為寫的時候比較自由的緣故。但是海的舞曲等四篇，不知怎樣，忽然又作繭自縛起來，把行數排列得那樣拘板；雖然形式上似乎工整一點，但我總覺得有點短氣和跼蹐的樣子。

至於我上面所說的表現自己，也並不是怎樣絕對的表現自己。一則，寫出來要在人家可以瞭解的範圍之內；二則，所謂「自己」者，也就是多數人的一面，好比個人是社會的基本單位一樣。一個人的生活，當然要受着環境的影響；一個人的思想，情緒，也和別人具着共通作用；所以從個人的冶鑪中產生出來的東西，同時

---

也就含着社會性的成分。現在正是鬧着「個人文學」和「社會文學」的問題的當兒，怕會因此牽涉到我這句話的上面來，這是應得讓我把「表現自己」的意思辨明一下的。

詩，總是帶着情感性的東西。我本來也很想積極，樂觀，但是因為環境與自身的緣故，使我很難如願。

關於環境呢？我覺得對於那種驕與諂的奴才氣實在看不慣。譬如在政治機關服務，本來也和在別的機關服務一樣，是沒有不可以的；說得質直一點，大多數人也不過一樣的爲着飯碗問題而已。但是一般人一做了官，就

---

每每自以爲了不得，別人也就從而露出羨意與諂態，這却未免太卑鄙了。這一點，都市中似乎比較好一些，譬如在同一里巷裏面，住着從前的什麼「督軍」「省長」之類，大家也不過把他們和平常的阿二阿狗同樣看待，不會特別去媚諂他；可是到底也不行，試看所謂代表與論的報紙上，不是充滿着奴才氣，連現任職官的名字都不敢直稱嗎？因爲這種奴才氣的瀰漫，使什麼進步都沒有，到處所見的，多是蠢態，醜態，使人感到還不如早一點離開這個世界；但是爲了自然界的景象，爲了藝術的趣味，又使我捨不得這個世界。於是愛與憎的觀念便在



---

---

我的心中顛倒着了。

關於自身呢？腸胃間的沉痾，與時俱深，差不多已成不治之症，因為沒有充分的時間與金錢去治療，也祇好由着它去；可是這病與貧的壓迫，却已夠消受了。自己的身體，既然使我不能積極，而環境的現象，又使我深感失望。所以我最近的感想，覺得賈誼早死，屈原沉江，也並不是怎樣沒意思的。自然，我不想同他們去比擬，而且也決不去自盡；不過假使有這樣一種人，他們向着我說道：「我們的社會裏，不需要你的存在了！」並且想用一種較為好聽的名義，來結束我的生命，那

麼，我覺得也沒有甚麼不好。

唉，我爲甚麼要這樣說呢！我的理性似乎又在告戒我了：「你應該向『積極』和『樂觀』這兩個偉大的名詞懺悔！」然而在我的詩裏，却已不免流着哀惻之音了。

耶穌說：「誰配拿石頭打人！」當然，我們決不該像法利賽人那樣的濫用石頭。可是我却覺得有了愛就不免有憎，對於一切事理，每每主張愛憎分明，這却頗犯了佛家的「嗔」戒，因爲憎也是一種嗔念。那麼，似乎也該懺悔一下罷？然而這一層我却覺得不必，因爲我對

---

於任何個人，並不會懷着絲毫惡意，我知道他們背後都有一種背景，都被一種「既成制度」與「既成觀念」欺騙着，支配着，驅使着，連他們自己也莫名其妙；所以我所憎惡的，祇是那些腐舊的制度與卑劣的觀念而已。（所以我覺得不必去攻擊個人，要攻擊不良的制度與不良的觀念，纔是澈底的辦法。至於人，大家都是差不多的，多是隨環境及制度思想而改變，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。我主張在未生之前設法制育，不贊成在已生之後任意殺人；有罪的尙且不必殺，無辜被戮的尤其可慘。試問「竊鉤者誅，竊國者王」，誰能夠把罪狀十分公正的辦

---

---

理，使當時及後世的人們平憤釋恨？更有誰可以假借一種缺少遠大眼光的罪名來任意殺人！這個意思，現在既然感到了，便好像骨鯁在喉，不吐不快，所以就順便的說出來了，讓我附贅在這下面罷。）想來這樣的憎法，是沒有甚麼可以疵議的。

環顧國內的文藝界，除開虛聲的或私人關係的互相標榜外，似乎並沒有多大真實的成績。——真能做出一些成績的人，「批評家」又反會對於他們不懷好感，或者甚至於加以傾軋，誣蔑，中傷；所以便更難產生好的作家與好的作品了。——虛聲標榜的文字既可受一般人的

---

---

歡迎，那麼，我這冊詩集的出版，想來也不至於會使讀者怎樣不快罷，於是我也就不再說些甚麼「災梨禍棗」的話了。

一九二八，十一，九，於上海

## 目次

玫瑰	一——六
海的舞曲	一七——三四
月光	三五——五
眠歌	五——七
落葉的輓詞	七——八
秋	八——九
解脫	九——一〇
忘了我罷	一〇——一〇

---

# 玫瑰

和風喚醒了春睡，  
生物們誰不閃着喜悅的光彩  
誰不綻出了生命的青翠！  
她——可愛的玫瑰，  
也含着蓓蕾，  
愉快地沐着朝暉。

---

燕子從南方飛來，

把所見所聞告知了一切花卉，

她們便都笑顏逐開：

桃花是紅光灼灼，

梨花是淡白嫵媚；

我們的玫瑰呵，

她更出落得倩麗可愛！

她在大自然中顧影徘徊，

宇宙給她以智慧，



---

星月給她以光輝，  
更有雨露給她以點綴。  
雕欄玉砌雖然富貴，  
但是那些塵俗的氣味，  
也許會把她的天真掩蓋；  
有如雲雀需要高飛，  
豈是金絲的籠子所能範圍！

滿郊的嫩綠成陰，  
鶉鴉一聲聲喚着新晴。

---

她呵，她的恬靜的心境，  
便漸漸地增加奮興：  
她要睜開眼睛來看，  
更要擴大那幽閉的胸襟，  
去和萬事萬物相鳴相應。

這個時候呵，  
風鈴悠緩地發出古音，  
候鳥婉轉地轉着新聲；  
羣山像宮闕似的湧現，

---

雲天像大海般的澄清，  
層樓的變幻更是無定；  
這紛紜的光景，  
便激宕着她無邊的熱情。

自然的節奏在晨曦中顫動，  
她也曾站在高枝上起舞臨風；  
搖曳着飄逸的姿態，  
使她興酣意濃。  
但是有時呵，

---

---

她却比什麼都沉默，  
她却比什麼都莊重；  
正像一個聖潔的處女，  
有爛漫的活潑，又有肅穆的心胸！

春的歌者黃鶯爲她而高唱，  
春的詩人杜鵑爲她而低咏；  
當黃昏醞釀着晚風，  
夜色與湖波便相抱相擁，  
從它們的懷抱裏，

---

更漾出紅燈的朦朧與簫聲的悠永！  
她的心喲，她整個的心喲，  
便開始感到了在甜蜜的洪流中游泳。

她唱着無聲之歌，  
流着瑩澈的眼波；  
這青春的醇酒呵，  
更使她意醉顏酡！  
她覺得一切都幸福，  
她覺得一切都滿足，

---

---

又何必受金冕的污辱，  
也無須用桂冠相拘束！

她有智慧的心，

她有高潔的靈魂；

然而幸福常常伴着不幸，

豈沒有無端的危害相迫相侵！

於是她更有利刺如針，

不但藉此保衛自身，

也曾爲了它使愛與憎更加分明！

---

---

唉，刺啊，刺啊，

它自有它的痛快，

怕再沒有比杜鵑對它更加瞭解：

沒有流血的友誼也許是泛泛淺交，

沒有流血的愛情也許經不起患難的波濤；

雋永的世間味，莫妙於苦中求笑！

所以這爽利的刺呵，

也曾獲得詩人——杜鵑的讚美與愛好。

---

被暖風薰蒸的滋味是癢癢難搔，  
好像到處播散着醉人的歌調。  
絲絲的鳥語已經含有睡意，  
晴午的柳絮已經漫天飛飄；  
如今呵，如今呵，  
她的生命的火燄也漸漸燃燒：  
她噴溢着蘊藏的青春，  
她發揚着優美的衷情，  
把那濃烈的氣分——  
比芝蘭更芳馥的胸襟，



---

去和無邊的大氣互相氤氳！

她所點綴的是世界，

她所潤色的是宇宙，

她向真的美的追求，

不問暫時的是否，

蔑視着一切流俗的荒謬，

蔑視着一切矯揉的理由；

不一定要人贊美，

也不怕人家詛咒，

---

更不會向任何神祇低首；  
即使因此喪失生命，  
她也毫無怨尤！

生命的發揮愈力，  
生存的期間愈難持久；  
現在呵，她將向這個世界撒手，  
一瞥靈光，已湧現在俄傾的彌留。  
是悲？是喜？是愁？  
都不是罷，都不是罷，

---

她祇是感着意遠神悠！

這無言的宇宙，

這黯然的四周，

這時間的波濤——

洶洶然排山倒海般在奔流，

這永無再見的別意——

怎敵得住待發的車駕與長嘶的黑駒！

去休，去休，

她從此瞞上了最後的眼眸，

讓整個的肢體像落霞一般飛流！

---

但是濃烈的遺香，  
還在空氣中四處飄揚，  
即使是不相識者，  
也聞到了她的芬芳。  
她的生命雖然短促，  
却更在人們的心中留下感傷！  
聽哪，血液是這般激宕，  
思潮又這般奔放，  
分明是喪鐘已在各人的心頭衝撞！

---

---

雨消風收，

長天的明月如鉤；

如今她的笑渦呵，

祇在淡白的夢中遺留！

杜鵑在空枝上作最後的歌謳，

青蛙們伴着把哀樂齊奏；

試問當着這個時候，

誰不把酸淚潛流！

一九二八，四，二三，於西胡之濱。



---

## 海的舞曲

天上馳着白雲，  
隄上散着牛羊。

這蜿蜒的長隄呵，  
峭峭地有如高岡。

牛羊齧着豐草，  
斷續地發出澀滯的音響；

---

這澀滯的音響呵，  
恰似絃索初張。

從遠遠的平原上，  
緩緩地傳來了打稻的聲浪。  
那些農人，真像樂師一樣，  
這音調是多麼愉快，悠揚！

飛鳥馱着夕陽，  
像是海風浴着一羣金色的女郎；



---

從她們的背上，  
更帶來了營壘中的喇叭的晚唱。

從那高高的隄上向外一望，  
啊，祇見一片的白浪，  
奔湧，跳盪，  
上有闊翅的海鷗縱橫飛翔。

白浪浩浩，  
浩茫中微有一綫遠樹蒼蒼；

---

---

這長長的島嶼，  
不料如今幾同平放着的手掌。

萬物似都歡暢，

祇有海的情緒帶着激昂：

它漸跳漸急，

心中像是有些感傷。

唉，海波喲！

你爲甚麼要把頭向着岩石衝撞？

你爲甚麼又這樣的眼淚汪汪，

---

甚至於想把淚滴撒向天上？

倘若這是遊戲的呢，

又何必如此粗暴？

倘若這是當真的呢，

又何至如此心焦？

唉，你好像傷心者的狂歡，

你好像失意者的苦笑；

你心中似有鬱憤難消，

---

---

借着遊戲發洩你的牢騷！

天是漸漸的暮了，  
風是漸漸的急了；  
那血輪似的落日，  
已在狂飲怒濤！

啊，那海岸，那荒島，  
烟囪林立，  
直上雲霄，

---

---

有如豎着魔鬼的巨蠱。

那些濃烟染着夕照，  
又是如此的燁燁如燒；  
幾乎使人疑是烽火連天，  
禁不住心驚肉跳！

而四圍襲來的黑暗，  
更如可怕的羅網瀰天掩罩！  
唉，海，這種種呵，

---

---

也許使你更加暴躁！

你是怒了，深深的怒了，

向着黑暗抗拒，阻撓！

喘氣時，如同巨舶的長烟繚繞，

瞪目時，更似燈塔的電炬猛照！

颶風做了你的喉舌，

爲你而咆哮，吼嘯；

而你的迅疾的脚步噉，

---

---

也幾乎已使宇宙動搖！

＊

＊

＊

＊

啊，海嘯，你應該休息休息哩，  
現在已可不再憤怒，驚悸！  
看哪：那遠遠的東方，不是已有一線開霽？  
不是還現出了瑪瑙色的美麗？

那位帶着光輝的使者，

---

穿着縞裳素衣，  
已從地平線下拾級而登，  
已經冉冉地湧現天際！

她把眼眸微微睜開，  
俯視着大地與大海；  
這愛與美的光輝，  
便使無邊的陰霾逐漸奔潰。

那光輝呵，初起是瑩瑩的一線，



---

---

接着化成盈盈的一片，  
更向四遠擴展，  
便充滿了世界的一切空間。

還有天上的每一顆星，  
也都含着每一分光明；  
她們呵，也一樣的會使天宇澄清，  
也一樣的會使大海寧靜。

哦，海嘯！

---

這時你已不像剛纔那樣顛簸，  
祇有心胸還在起伏，  
而面上却已露着笑渦。

海啊，舞罷，舞罷！

這時正是柔和的節拍，

已不是鐵板與銅琶，

應該使你的姿態舒緩，優雅！

那暖流呵，有如你的情人，

---

她不辭艱辛，遠行，  
脉脉地投入你的衷心，  
重溫了你的垂冷的熱情。

那可愛的季候風呵，  
又從盛開着橙花的林中吹來。  
啊，這是南方的氣味，  
這真是南方最愉快的氣味！

從奮鬥中得到愉快，

---

---

從愉快中不忘感慨；  
你已經比我們更理解世間的趣味，  
已再也不必在生命的歧途上徘徊！

請把你的和諧的音節，  
去消除人家的嘆息；  
假使有一個人悲泣時，  
我知道你定會煩躁嗚咽！

請把你的璀璨的明漪，

---

---

去使人家歡喜；

假使有一個人不歡時，

我知道你又會悵悵悵記！

啊，樂調是如此柔曼，

夜色是如此幽美；

即使是猛虎，雄獅，

也會如馴羊般的婉嬾，低徊！

啊，樂調是如此柔曼，

---

夜色是如此幽美；  
也許你是更快樂了，  
將會因喜極而掉下大粒的眼淚！

哦，海呀，海！

這一切是多麼使人陶醉！

良宵有如美酒，

我將爲你滿飲這歡樂的一杯！

哦，海呀，海！

---

---

這一切是太使人陶醉！  
我願一切有情的人們，  
也爲你滿飲這歡樂的一杯！

一九二八，一一，五。





---

---

# 月光

今夜的南風是如此爽朗，  
吹遍了楊柳如絲的水鄉。

水藻的氣息又是那麼溫馨，  
風中也不會含有些微魚腥。

呵，你聽，古寺的鐘聲正在長鳴！

從那和平的靜寂中，

---

鐘聲緩緩地播散在廣漠的太空。

啊，這廣漠的太空，

有如蔚藍的穹籠；

一痕蛾眉樣的銀月，

便在無限蔚藍中露着無限晶瑩！

月光悄悄，

向着水面低照。

四圍是這樣寂寥，

遠山沉沉地如在俯身晚禱，

---

鳥類也不再喧噪，  
好像都受了月光的撫慰，  
從不可抗的靜止中停了一切紛擾。

但是喲，  
宇宙的脈搏却更活躍，  
宇宙的內心却更諧和，  
雖然表面靜止着，幾如古井不波。  
這時，一切萬有，  
正像一道深厚的潛流，

---

---

推盪着生命的節奏，  
從更美的旋律中表現出它們的優秀。

祇要睜開了智慧的雙眸，  
這交響樂是非常瑰奇輕柔，  
可以從你眼底流到心頭，  
也許會使你整個身體如在夢中飄浮。  
啊，你看那亭亭的白蓮，  
浴着皎皎的銀烟；  
嬉水的小魚若隱若現，

---

從唼喋中把一個個圓圈畫在水面。

臨水的院宇沉沉如夢，  
白粉牆上的鏤花窗孔，  
本來已够玲瓏，  
加上了蕭疎的竹影，  
更在玲瓏中做出朦朧。  
朦朧，朦朧，  
白楊葉子颯颯地在岸上翻動；  
那不可思議的光彩，

---

那不可思議的姿態，  
更給人以銀碧色的感慨，  
也許會使你悄悄地彈一滴清淚，

啊，杜鵑是已經死去，

鴉鵂是已經歸去，

這可愛的良夜，

如今未免寂寞幾許！

流光不能長駐，

好景每難再蘇，

---

誰沒有朋儔凋零之感呢，  
縱然青春還暫時給你留住！

幸而簫聲曳着一縷慰藉的衷腸，  
它好似生有無形的翅膀，

裊裊地來自遠方。

啊，這良夜的幽唱，

這纖弱的聲浪，

與其說是愉快，

還不如說是哀傷。

---

但無論是愉快，是哀傷，  
總一樣地使人心神激昂！

何況，它的訴說越吐越深，  
它的哀思越引越長，  
把無限的衷藏，萬鈞的力量，  
都化作遊絲一般裊裊飄揚，  
在月明如畫的空中，  
在瑩澈如鏡的水上，  
怎不令人悠悠神往！



---

---

遶遶沉思，悠悠神往，  
幻想的羽翼漸漸開張：

『那是中古時代的城市罷？  
街上肅穆地染着月光。

一個騎士倚身於路燈的柱上，  
手托着詩篇高聲曼唱，  
氣概是英俊而且軒昂。

『忽然，號角聲遠遠傳來，

---

---

臨街的窗戶紛然齊開！

這時呵，那騎士已躍登馬背，

輕輕地揚鞭一捶，

便踴躍而前，絕塵如飛。

許多站在門首的少女們，

都在月光中把白巾向他紛揮，

祝福他爲人間剷除災害！』

不料眼前一亮，

現實的影象，

---

打破了這羅曼斯的幻想；  
原來是一隻白鷺在水面飛翔，  
一霎間，已杳杳地飛向遠方。  
仰看着天上的月，  
依舊是那樣明亮，  
依舊是那樣慈祥。

它把純潔的光輝，  
送給一切人類，  
更送給一切鳥獸與花卉；

---

---

試問任何賢明的慈母，  
可有它那樣無偏無私的愛！  
但是幸福與命運呵，  
爲甚麼又慣把人們兩樣看待？

像這一片和善的景象，  
原不像會有悲劇發生模樣；  
可是和善的背面，  
却每每隱藏着陷阱與天堂。  
純厚的掉入陷阱，

---

狡黠的爬登天堂！

誰叫他們高坐堂皇？

果然是負有賢能，悉孚衆望？

那些奴才們更噉然站在兩旁，

霍霍地磨着刀槍，

唯一的任務呵，

似乎祇是宰割馴良的羔羊！

祇要誰有餘瀝加以餵養，

也誰都可以役使他們如狗如狼！

---

唉，這世界，

祇有生命是最沒保障！

真的，祇有生命是最沒保障！

也許，也許有一天，

也會被擁到買賣人肉的市場！

唉，我愛這慈祥的月光，

更憶記那月下的迷人的歌唱；

我願在未死之前，

趁生命還沒有殘喪，

---

再暢覽這慈祥的月光，  
再暢聆那月下的婉歌妙唱！

少女們！唱喲，唱喲！

請你們在這樣月明的夜裏，

再唱起那婉妙的清歌；

使那婉妙的清歌，

像一片白羽之搖漾於銀色的天河！

有誰能證明比這更偉大的事蹟呢，

如其當着你們這樣的做？

---

啊，這歌唱的聲音，  
是不是發自紅的唇，發自灼熱的唇？  
還有那彎彎的髮尖，  
是不是新月的象徵？  
還有那盈盈的眼睛，  
也許是天上的星星？  
世界的真理有時變遷，  
但月光，歌聲，眼睛，髮尖，  
却永遠被人類所惦念！



---

---

不過它們總是去得那樣匆匆，  
任你怎樣挽留也是沒用。

如今，月色已漸黯淡，  
歌聲也不再顫動。

去的已經去了，  
逝的已經逝了；

晨風雖是誕生於清曉，  
也在預備延攬那市聲的紛擾。

---

走向市場去的小販，  
有的挑着桶擔，  
有的提着筐籃，  
祇聞悄悄的步伐，  
也不見他們左右顧盼。  
那一串串的魚兒，  
那躺在籃內的囚犯，  
却哀哀地睜着兩眼，  
口還不住的在喘息，  
尾還不住的在動彈。

---

---

串住魚兒的是甚麼鎖拷？

原來就是那纖纖的柳條。

這些柳條呵：

曾經迎着和風，在水面低飄；

曾經顧着清影，受月光照耀；

也曾濡着水沫，親眼瞧見魚兒們的嬉笑；

不料，現在竟被人當作繫繫親友的練條！

可憐它們，又都是那樣年青，

祇在世間略一留停，

---

---

便被網罟的威力攫去生命！

呵，你聽！

又是甚麼喧赫的響聲？

原來是賣藝的優伶，

在曠場裏把鑼鼓齊鳴。

市集上雖已喧囂，

看的人却還寥寥；

但他們因為飢餓的催促，

又怎能計及登場較早。

---

嚇，還有那靈活的猴兒，

戴着高帽，

穿着錦袍，

多麼可愛而又可笑！

它并且往來跳盪，

趾高氣揚，

裝出種種驕貴模樣；

但是，天哪，

不幸它却完全忘了自己是正在乞食道旁！

---

唉，這時呵，  
塵土已被觸動而飛揚，  
水波已被翻攪而灰黃；  
那象徵和平慈祥的月光，  
也早已在一切生物的心中消亡！

一九二八，八，二二。

---

## 眠歌

哦，這來自隔院的聲音，  
這發自慈母口中的低吟，  
雖然是薄寒的黃昏，  
也彷彿大地回春！

唉，這春氣的泛溢，  
這微波的粼粼，

---

粼粼地融化了我凍結的心，  
使我幻想那童年的光陰。

孩子們喲！

你們真是幸福，

舉着小小的脚步，

正走在最幸福的薔薇之路！

那薔薇之路呵，

祇有快樂，沒有愁苦！



---

然而這路我是早已走過，早已遠阻，  
如今是正在走着崎嶇的險途！

在孩子們的世界裏，  
原是從不知有險巇；  
他們所想所見的，都是平坦美麗，  
充滿着一片天機。

他們對於無論甚麼東西，  
都懷着同樣的友誼；

---

---

就是對於火燄，毒蛇，  
也從不嫌憎，疑忌。

但是入世漸深，  
便漸漸在他們心中刻上了傷痕；  
傷痕既增，  
從此便失去了可愛的天真。

唉，這拭不去的傷痕，  
這挽回不來的天真，

---

安得再借慈母的歌聲，  
替我們消除種種不幸！

啊，你聽，你聽，

這泛溢於黃昏的歌聲！

我彷彿又躺在搖籃裏了，

仰見頭上的樹葉青青。

搖籃的繩索繫在樹上，

我在籃中靜靜安躺。

---

---

蝴蝶飛舞於我的身旁，  
小鳥呵，就在枝上歌唱。

還有天上的雲，揚着白帆，  
似在蔚藍的海中款款輕泛；  
有的更似白衣仙子，  
在青絨的幕下往來遊玩。

它們都是我的朋友，  
各有純潔的情感和我交流。

---

萬物雖然紛芸，  
從未知道怎樣叫做冤仇。

那時我的母親呢，  
她正在井畔洗衣，  
榴花飄落滿地，  
好像落花也有意慰藉她的勞疲。

她的身體雖然勞疲，  
她的心裏却是歡喜，

---

---

她不時推動着搖籃，  
輕輕地把眠歌唱起。

五月的薰風挾着花香，  
困人的時日漸長；  
她的聲音也像花氣一樣，  
緩緩地在初夏的靜寂裏播揚。

這時呵，我的身子十分安寧，  
有如蒼穹那樣寧靜；

---

祇有小心兒的憧憬，  
却似浮漾於天空的雲影。

睡思如蜂翅似的顫振，  
縷縷地從耳畔繞遍全身；  
於是我的小小的靈魂，  
也就如雲影之依傍於星辰。

那時我正是一個無罪的孩子，  
清白的手上沒有瑕玷，

---

純潔的心中沒有邪念，  
就很自然地從夢裏進了樂園。

可是好夢照例不長，  
幸福每被時間埋葬；  
柔嫩的肢體，  
會使你漸漸變成木強。

唉，如今我是久已遠離故鄉，  
輕易走不到紅葉如畫的道上；



---

何況慈母已逝，流光難返，  
搖籃與眠歌僅是一片空想。

歌聲是杳了，  
甜夢是醒了，  
祇賸得一腔懊惱，  
被昏黑的暮色深深籠罩。

誰能够把時日重遷，  
回復那黃金的童年？

---

誰能夠把白骨重新，  
回復那慈母的笑顏？

誰能夠拋下刀槍與棍鎚，  
替有罪的孩子懺悔？

因為他們都是無心的錯誤，  
祇需要一滴慈憐的眼淚！

誰能夠發出溫暖的音響，  
替無母的孩子歌唱？

---

---

因爲他們受着疾苦與噴恨的重壓，  
連自己也無法療治創傷！

一九二八，一一，七。



---

## 落葉的輓詞

西風已經安排了別筵，  
爲着那些將去的黃葉殷勤祖餞。  
夕陽有如紅燭，  
也曳着將施的火燄，  
漸漸地低了，漸漸地燒到天邊。  
這苦杯原不十分甘甜，

---

但貪飲的楓葉，  
多已深深地帶着醉顏。  
祇須輕輕的一聲「再見」，  
便又飄然的去了一片。

如今鳥聲已不再啁啾，  
當筵的清歌又誰來啓口！  
難道就這樣黯然的別了嗎？  
爲甚麼不臨風昂首，  
爲甚麼不把箸碟輕扣？

---

啊，朋友！

即使有揮不去的離愁，

又何必把身體索索顫抖！

是罷，你們儘着刺刺不休，

大概是在細語那些過去的時候？

真的，在你們短短的歷史裏，

也充滿着可悲可喜；

在這樣日暮天寒的節氣，

---

雖然沒有爐火，  
也何妨說些珍奇的回憶。

陽春四月，自然是最可紀念的時期：

那時風也旖旎，

花也美麗，

青嫩的樹蔭裏，

還有燕語，鶯啼。

後來，繁花落盡，



---

夏季來臨，  
枝頭的果實青青。

雖然失去了童年的心，  
却也贏得壯年的性情。

可是如今呢，你們，

不料故舊忽將漸次凋零！

但這也不要過於心驚；

即使千年一春，

不是也還有個窮盡？

---

試問今來古往，  
誰不在身上打了時間的印章！  
最好還是讓他像水一樣流浪，  
像雲一樣飄颻，  
像雨一般下降！

燦爛的生命，  
原像火花一般動盪；  
祇有無生的東西，纔會永遠安康。

---

本來是從「無」中來，  
原該再向「無」中往！

啊，也許，也許你們會羨慕那暖國的棕櫚：

那裏沒有秋與冬的憂慮，

但有溫暖的風雨；

在多星的高原的夜裏，

或者還可聽到繫鈴的駝羣在道上來去。

可是，不啻，假如可使你們變成一隊行旅，

---

---

當着那日光炎炎如炬，  
你們又定會夢想故國的和煦。

祇有想像是最美麗呵，  
也祇有想像纔最有趣！

去罷，不要怕！

這是很容易，很自然的，

祇須輕輕一擺，

身子就會徐徐落下；

而你們呀，也就可以脫離那久羈的鎖枷！

---

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，  
今日故枝，明日天涯！

去罷，去罷！

世界是這樣廣大，

也許到處可以爲家！

落去的琪花不知幾千萬朵，  
老去的瑤草不知幾千萬棵，  
萬物都有消長，

---

逝者有如江河，  
又何惜「你」與「我」！

可是話雖如此，  
你們到底也太可憐喲！

雖說靜止的餘生未必勝於奔波，

但此去呵，總是吉少凶多；

何況還有不幸的踐踏，比死還要難過！

當那晨光悄悄，

---

悄悄地照在廣道，  
你們又成羣的躺着，  
這幾乎使人疑是戰後的荒郊，  
而我却蹣跚地獨來憑弔。

祇要偶然風來，便又四下蕭蕭。  
這時你們中，有些是神色懊惱，  
落地時味的發出一聲苦笑；  
有些是依舊恣態自若，  
恰如蝴蝶的低徊嬉遊。

---

從你們的種種神情，  
可以看出你們的種種個性；  
即使是最後一幕了，  
也把各殊的形影，  
表現在最後的俄頃。

唉，這最後的俄頃，  
雖然是一律飄零，  
但也願你們進退分明。



---

---

這進退分明，  
也就是你們的幸與不幸。

假使你們躺在當路，  
想要表示地位顯露，  
那麼，那些無情的清道夫，  
却會把你們視同糞土，  
使你們與糞土同流合污！（註二）

最好喲，

---

還是飄入蓬窗破戶！  
在那裏，住着貧婦，  
她們是十分孤苦，  
正需要你們的幫助。（註三）

她們是冷了，  
她們是餓了，  
衣也不溫，食也不飽；  
當人家衣錦食甘的時候，  
她們却還冷着爐竈！

---

於是，你們的機會便到了：

給她們以熱罷！

給她們以光罷！

盡你們的力量去燃燒，

即使是最後的一瞬也好！

（註一）當秋末冬初，上海西區各馬路中落葉滿地，每天早晨，那些穿着紅色制服的清道夫，總是毫不珍惜地把它們和馬糞塵

---

---

土掃在一起，倒入垃圾車中，轆轤然載向市外。

(註二) 我常常看見貧婦人拾取落葉作燃料，所以這樣說。

一九二八，一一，三。

---

---

# 秋

當我晨起的時候，  
清風像一位好友，  
帶來了愉快的消息，  
使我忘却夜來的煩憂；  
啊，我知道是你來了，  
你這可愛的秋！

---

我困頓於狹隘的籠中，  
久已如同拘囚；  
自從你來了之後，  
頓使我夢想那凌空的高樓。  
古人似乎是常常登樓作賦，  
然而這幸福我却沒有。

假使有一個小小的窗，  
可以容我窺望，  
那麼，我一定能夠——

---

看見你的色相，（註二）

聽清的你的音響，（註三）

并且知道你所來往的方向。（註三）

像現在這樣的天高氣爽，

鳥雀們都在自由飛翔，

祇有人類的一行一動，

却須聽命於金錢的力量。

這是多麼可笑呵，

但事實却是這樣！

---

據說人生有如轉蓬，  
但如今是跬步難動。  
如果真的可以乘風馳逐，  
我却很願意周流西東；  
那時回顧着一切羈絆與桎梏，  
我將在長空中把笑聲高縱。

江南原與河北不同，  
在那山環水抱之中，



---

處處點綴着青松，丹楓，  
蔚藍的天際，也許還掛着一抹彩虹。

景物既是這麼清麗，  
當不會有悲秋的心胸！

如其是黃沙的古道旁邊，  
淡淡的夕陽下面，  
西風顫着一片衰草，  
暮靄映着幾縷荒煙；  
這北地的景象呵，

---

就沒有南方那樣鮮妍。

當那街舍寂寂地如同墟墓似的長眠，  
巷口傳來的叫賣聲又是那樣嗚啞如嚙，  
在這根觸中，如果有誰想把心事訴給雲天，  
但祇有無語的月色，淒冷而且清嚴；  
那時呵，這悲秋的淚點，  
或許纔會在愁人與思婦的眼中湧現。

真的呵，關山遠道，

---

誰也飛渡不了。

眼中所見的雲天已是這樣迢遙，

我們也祇能羨慕那無拘無束的飛鳥。

有人想倩雁兒傳遞音訊，

那也祇是一種無可奈何的懷抱！

人們所能見的——

是木葉漸凋，

是青草漸老，

是許多美好的容顏漸漸枯槁。

---

到底誰是最後的勝利者呢？  
却永遠沒有人能夠知曉！

但這正是最公平的裁判呵，

我們也無須憂愁！

祇有想佔勝利的人，

心中纔戚戚地有點難受！

憂愁也罷，難受也罷，

那待遇無私的光陰，總是毫不停留！

---

---

啊，你這可愛的秋！

你雖然將要帶來了一個嚴冷的時候，

但新生的萌芽也在這時成就！

我彷彿聽得遠遠地隱隱地在響了，

那也許就是春的步伐，

正在挾着未來的燦爛邁步前進！

(註一) 指自然界中的秋天的景色，如楓葉蘆花  
之類。

(註二) 指自然界中的秋天的聲音，如蟲聲風聲  
之類。

---

(註三) 指秋空中的雲鳥等等。

一九二八，十，十三。

---

# 解脫

死之神呀，  
請你接引我去罷；  
何必把這子遺的一身，  
去惹人家的厭憎！

晚蟬已住了聲響，  
只賸一片的黑夜茫茫。

---

唉唉，我的心喲，我的心，  
我的心爲甚麼竟像沙漠那般荒涼！

何處的簫管聲與歡笑聲，

一陣陣在晚風中輕颺，

不知怎樣，

聽了使我涕淚沆瀾，

更引起了無限的悵惘與悲傷！

我將高飛遠引，



---

遁跡到海角天涯去麼？

但是旅路茫茫，

何處是我安身的地方！

我想，我想，我深深地想：

飢了也不必去求食，

病了也不必去求醫，

最好雙目一瞑，

倒落得個萬事皆空，無憂無喜！

---

我的友呵！我的仇呵！

我將深深地懺悔，

懺悔我給與人家的痛苦與悲哀。

從今後，

我也不再求他人的憐憫，

我也不再求他人的同情，

我將飄然永逝，

與世無忤，與世無爭！

上苑的繁花似錦，

---

何惜我這一片落英；  
去罷，去，  
最好化作微塵，  
不要留纖屑的蹤影！

死之神呀，  
請你接引我去罷；  
何必把這子遺的一身，  
去惹人家的厭憎！

一九二四年舊作



---

---

## 忘了我罷

聰明而美麗的姑娘呀！  
我要是爲了你，  
即使受盡人間的侮辱，  
我也甘心，我也願意。  
祇要有了你，  
我已經不算孤立無倚；  
人間的榮辱，

---

又算得甚麼呢！

但是，姑娘喲！

你自己，却決不能微微訶我，

你自己，却決不能輕輕斥我；

假使你也如此，

那麼，我將怎樣的難過！

這好比把我希望的泡影輕輕挑破，

而我的受創的心呵，

也將永遠無處藏躲！

---

但如今是，使我多麼愴痛呵！

你所得的祇是一種虛偽，

而我的僅有的柔花嫩蕊，

却已被你立時摧毀。

你該知道這正是神聖的事情呵，

有甚麼不可公開？

從此我便失去了苦戰的壁壘，

再也擋不住四面侵襲的悲慨。

---

你實着謝過與慰藉的美意，  
幾度來到，我也知道；  
可是我的心已經碎了，  
已不能容受你那珍貴的酬報。  
祇有把門兒緊閉，  
再也沒有和你相見的勇氣。  
這或許使你哀悔難堪，  
也祇有請你原諒而已！

在這茫茫的人海中，



---

好的正多着喲！

像我這樣的人，

算得甚麼，算得甚麼！

譬如一縷微波，

偶然在你心中打了一個旋渦；

祇須你把風兒一收，

它便會立即消歸無有。

像你這樣的「高貴」「美麗」，

應該奄有一切的東西；

---

他們自會替你祝福，  
他們自會使你歡喜。

僅是那樣小小的損失，  
僅是那樣淺淺的回憶，

這又算得甚麼呢，

它又怎能減少你的高貴與美麗？

天上多着綺霞，

地上多着美花；

江上的青峯呵，

---

依然還是當年的圖畫！

何況柳陰囀着鳴禽，

流水發着清音，

仰看，俯聽，

又那一樣不使你悅目，賞心！

聰明而美麗的姑娘呀！

別了，別了，

從此水遠山遙，

誰也難把踪跡尋找！

---

---

願你像一朵幸福的奇葩，  
永遠享受着青春的榮華！  
忘了我罷，忘了我罷，  
永遠永遠的忘了我罷！

一九二四年舊作

